

> 世相

小狗“哈罗”

□ 陈梦云

“哈罗”是我18岁的女儿陈子养的小狗。因为陈子老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门,郁郁寡欢,为了让她能够走出房间,变得快乐起来,她哥哥就给她送了哈罗这只马林诺斯牧羊犬。

见到哈罗的第一眼,陈子就无理地爱上了这只丑丑的小狗,不停地用手去抚摸它的头,轻轻抱起它,情不自禁地亲吻它,好像哈罗是她的孩子一样。陈子不断向哈罗打着招呼,欢迎它的到来,于是小狗就有了哈罗这个名字。

哈罗来到我家的时候出生只有十多天,陈子将它抱在怀里,它的身子不停地发抖,模样有点呆萌又有点可怜。那个时候的哈罗,只会上楼梯不会下楼梯,下楼梯的时候,很是害怕和焦急,嘴里不时“呜呜”地叫着,怕自己从楼梯上跌下去。

随着哈罗慢慢长大,它越来越调皮和吵闹。它肚子饿的时候,会叼着自己的狗碗蹲在家人的面前,眼巴巴地望着你;它喜欢趁人不注意的时



陈子作

候,拖咬家人的鞋子,摇头晃脑地甩来甩去;它安静时,喜欢用日渐锋利的牙齿,咬着凳子、沙发和垫子;它喜欢张大嘴,用舌头和牙齿舔咬人的手和脚,或者扑到人前,站立起来用两只前爪向人表示亲热;它喜欢围着小朋友左右转圈、跳跃,结果把小朋友吓哭了,只是它依然乐此不疲;它喜欢冷不防竖起耳朵,站起来,东瞅瞅西望望,突然吠上几声,让你猝不

及防,心跳加速……

自从有了哈罗,陈子有了新的变化:打开了久闭的房门,让小狗能在自己房间自由出入,也能让人看见她在房间里玩手机、听歌、读书。为了照顾哈罗,陈子开始走出房间,为哈罗热牛奶、煮狗饭,并收拾被哈罗淘气捣蛋弄乱的房间和客厅;做一个忠实的“铲屎官”,打扫哈罗在客厅或者过道上留下的大便;隔三差五,她会吧哈罗放进浴盆里,用香皂给小狗洗澡;傍晚时分,不管天气炎热与否,陈子都会带着哈罗去河边散步,有时兴起,还会与哈罗一起追逐嬉戏,笑声、呵斥声、怜悯声,一路响个不停。那个少女和小狗简单的快乐,有时,俨然成为河边小路和栈道上轻松、亮丽的风景,感染着从他们身旁路过的人们。

就是这只平凡的小狗哈罗,治愈着一个18岁女孩的抑郁,让我们的生活看见了希望、光和温暖。

> 故里

昌宁的“梧桐隧道”

□ 穆建勋

每天有梧桐树相伴,怎么不写一写梧桐树呢?好的,就写点与梧桐树相关的故事吧!

我对梧桐树的第一个印象,大概是来自初中的课本吧。那时的我对梧桐树的了解,只限于书里看到的,并没有亲眼见过。听老师说,在我们昌宁县城也有梧桐树,对于将一座山看成是整个世界的我来说,梧桐树让我充满了好奇。

20世纪90年代中期,我到县城读高中,迎来了和梧桐树亲密接触的机会。我初进县城是在9月份,那时的县城只有两条主干道,梧桐树就种植在其中的右甸街两旁。一个周六的下午,我特意逛了右甸街,指尖划过每棵梧桐树,感受到了它的苍劲有力和蓬勃向上。我漫步于梧桐树下的街道,感觉神清气爽、心情舒畅。那时的我认为,传说中天族神鸟——凤凰非梧桐树不栖的美好场景大概就是如此吧。

不知是不是天天在梧桐树下生活的缘故,我感觉时光过得飞快,转眼高中毕业了。我和右甸街的梧桐树告别在所难免,在绿意盎然的盛夏看着高大的树干、大片大片的叶子,我体会到了“梧桐叶上三更雨,叶叶声声是别离”的滋味。

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,我终于收到了保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初进保山城也是在开学季,巧合的是通往校园的龙泉路两旁也栽满了梧桐树。校园也就在龙

泉路的尽头,注定我的大学时光也是有梧桐树陪伴的。

我时常和三五舍友徜徉在梧桐树下,憧憬爱情、体会寂寞、感受离别。随着梧桐树的数次叶落,几个寒暑犹如弹指一挥间,又到了和龙泉路的梧桐树说再见的时候了。也许是我们已经成年,也许是明白了师范生的使命,虽数次再现文学艺术中的离愁别绪,但同学们都意气风发,和龙泉路的梧桐树告别时,我已褪去年少时的青涩和稚嫩。我始终相信,暂时的别离是为了更好地相逢。

很幸运,回乡后我顺利参加工作。那天中午,随着中巴车响亮的喇叭声,我踏上了新征程。汽车顺着右甸街行驶,我不住地和两旁的梧桐树挥手,不带走一片梧桐叶。我工作的地方没有梧桐树,有的是一张张纯真的笑脸。我每天被孩子的笑脸和稚嫩的声音包围,这也让我暂时忘记了忧愁。每当想念梧桐树时,我就会特意回到县城的右甸街走一走,找找有梧桐树陪伴的感觉。

斗转星移,参加工作的第十个年头,我回到了县城,工作的地方就在右甸街。从此,我每天都有梧桐树相伴,抬头看见梧桐叶,低头便看梧桐根,梧桐树彻底融入了我的世界。当眼睛疲劳时,我定眼一望那绿莹莹的梧桐叶,顿时感觉双眼清澈明亮;当我身体困倦时,开窗轻触梧桐树的嫩枝立刻感觉精神百倍。

清晨,我踏着阳光走入右甸街时,我觉得梧桐树就像等待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,迫不及待地频频向我招手;下午,我以留恋的步伐穿梭在梧桐树下,特别喜欢看阳光穿过枝叶后留下的一片斑驳的光影;夜晚,窗外的梧桐树不时会随风送来“沙沙”的问候声。

而更让我在意的,还是四季不同的梧桐树。春天的右甸街梧桐树是最有生机的,在春雨的滋润下抽出新芽,格外新鲜可爱,无声地传递春的信息。夏天的梧桐树是最漂亮的,茂密的枝叶如同一把巨型大伞,撑起了整条右甸街的天空,给予路人一夏清凉。秋天的梧桐树是我最喜欢的,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淅淅沥沥的雨滴打过后,梧桐叶变得金黄透亮,随风吹过,纷纷扬扬下落。这是一幅唯美的画卷,梧桐叶落,天下知秋。我喜欢看梧桐落叶,喜欢听踩在梧桐叶上的“咔嚓”声。冬天的梧桐树是最有力量的,虽没有春夏的繁茂,却有零星的枯叶坚守在枝头,露出了全身的傲骨,它在储备能量,将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下一个轮回。

从初识右甸街的梧桐树到现在,我已度过近半个甲子,当年那一棵棵笔直的梧桐树现在已变成了参天大树,形成了一条“梧桐隧道”,守护着每天过往的人群。右甸街的梧桐树已深深地刻上了昌宁小城的印记,见证了小城的蓬勃发展,成为了昌宁县城的名片。

有梧桐树做伴,真好!

> 地理

翠湖竹韵

□ 元正雄

翠湖的竹,品种繁多,自成一园。

从翠湖公园东门进去,经过一段三角枫相拥的绿荫道,就见到两棵冠盖参天的古木,一棵滇朴,一棵重阳木,枝繁叶茂。右边一排竹栏簇拥着一道门庭,门楣上一块匾,上书“竹林岛”三个飘逸隽永的大字,这个“岛”就是让我一有闲暇就去拜访,乐而忘返的竹林文苑。

园林风光引人入胜,一指景观,一指诗文,两者相得益彰,缺一不可。“竹林岛”亦然。首先映入眼帘的即是园门上的对联:“半园梧竹秋先到,一榻琴书梦亦清”,让人瞬间雅兴萌生,欲到园中一游为快。

移步园中,最先看到的是横卧花丛中的一块白壁石碑,内容摘录了中国园林大师陈从周对园林艺术的奇思妙语:“造园,亦名构园,重在构字,含意至深,深在思致,妙在情趣;空灵二字,为造园之要谛;园外有景妙在借,景外有景在于时;无形之景,有形之景交响成曲,所谓诗情画意盎然生。”

石碑四周竹林相连,竹影婆娑。放眼望去,一排排成林成阵的慈竹,负势竞上,直上云霄。

从石碑左侧小路入园,左边是别具一格的紫竹,右边散落着数丛龙头竹。曲径通幽,往来林间。第一个路口,往右可见一块仿北海公园的九龙壁,九龙栩栩如生,似欲破壁而出。沿左边继续前行,小琴丝竹列队相迎,竹子对面,有一座小亭掩映林中,清风亭名如其亭,拾级而上,清风徐来。亭柱上用难得一见的甲骨文书成一联:“光风入圆圃,幽事在林泉”。过了小琴丝竹,还有棉花竹、花叶唐竹、佛肚竹,疏密相间,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大樟树周围。竹岛不大,竹林茂密,曲径回环,片刻往返,又回到清风亭。清风亭位居竹林岛的中心,亭后金竹瘦削挺拔。亭的侧面,粗壮的龙竹器宇轩昂,傲然耸立。

游到此时,想要小憩,龙竹旁边正好有一间茶室,窗明几净,普洱飘香。“可以调丝琴,阅金经”,体验“红尘不到”的静谧。从茶室正门出来,竹下湖边栈道,高低萦回,漫步其上,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”。

回到岸上,茶室的右侧,此时林间游道不复曲折,直通回路。两旁慈竹阴翳,道边木牌相连,一块接一块抄录了历代名家咏赞松、菊、竹、兰、梅、莲的诗词。书法或端庄沉稳,或龙飞凤舞,各成一体,让人沉吟其间,流连忘返。

抚竿击节,我最喜爱的还是清朝郑燮写的《竹石》:“咬定青山不放松,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,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

竹林岛不大,徜徉其中,观茂林修竹,品典雅诗词,赏心悦目。游目骋怀,皆因竹而起。古人常把竹引中寄寓为“气节”“风骨”。古往今来,对竹的歌咏赞叹之词从不缺乏。“未出土时先有节,便凌云去也无心。”“曾与蒿藜同雨露,终随松柏到冰霜。”“衙斋卧听萧萧竹,疑是民间疾苦声。”竹之内涵神韵,风霜高洁,宁折不弯。人之气质修养,不亦应如此吗?

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。

美哉!竹林岛;乐哉!清风亭。